

郑雅君 常常是「素人」，偶尔是「明星学者」

本报记者 孙浩

来到清华园，复旦出身的郑雅君变成了名人。

4月17日，清华大学十号楼北楼一层大厅，郑雅君被一众清华师生围着，甚至有女生见到她忍不住眼泪奔涌。这是明星人物的待遇。当天活动的主题离不开她的那本3年前的著作《金榜题名之后》。这本书由她的硕士论文改编而成，至今已多次重印，主题即她硕士论文的开篇之问：为什么社会出身弱势的学生跻身顶尖高校

2017年至2025年，郑雅君用了8年时间在清华大学（以下简称港大）读博。导师是美国的国际著名高等教育研究专家白杰瑞（Gerard A. Postiglione）和教育心理学教授张丽芳。这也意味着，如果回到内地任教，她就没有“大树”可乘凉。

郑雅君的博士课题延续了硕士课题。在前期访谈调研的基础上，郑雅君提出了“文化挣扎”（Cultural Struggles）的概念。毕竟博士课题不能再停留在案例分析层面了，需要完成理论化建构。有一次赴哈尔滨工程大学作讲座，她被问及为何会提出这个概念。郑雅君回答：“我发现没有可用的概念来表述，那么就必须提出（新的）来。”这番解答让该校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吴肃然眼前一亮，笑称“你身上有股侠气”。

与其说是侠气，不如说郑雅君胆子够大。她也明白：“按照学术界的游戏规则，一个1990年出生的青年提出一个新的学术概念，可能根本就没有人理会。如果用英文发表，那更是无人理会。但我先写了再说。”

郑雅君在2025年回到了甘肃，入职西北师范大学（以下简称西北师大）教育科学学院，成为一名讲师。

在清华的交流活动中，一个跟郑雅君一样来自甘肃的学生诉说自己经历过的痛苦：由于数理基础差，他有过诸多不适应，“感觉已经到了可以判‘死刑’的程度”。

郑雅君提高了音量来回应：“我曾在复旦花了5年时间追赶，只为让自己看起来和同学们旗鼓相当。到了研究生阶段，我反而成了被学习、被羡慕的对象。我开始认真思考：我努力到底是为了什么？难道只是为了追求世俗眼中的标准范本？这样的生活值得吗？我为什么非要挤进所谓的‘光环人群’？”

她说：“重要的是给自己一个解释——我为什么在这里做这件事。别人怎么想，光环还在不在，其实都不要紧。”

这段话，也是她如今选择去西北师大任教的内在缘由。

甘肃是她这么多年来一直苦于言说的来处，相比北上广，那里发展相对滞后。她花了16年才把“英文薄弱”“视野狭隘”的标签摘掉，怎么能又回来呢？

她为自己的选择找到了好几个答案。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是家庭——丈夫李晓亮已先入职西北师大任教。

做博士论文的时候，郑雅君认识了李晓亮。两人恋爱一个月就结婚了，很快儿子笨笨就出生了。郑雅君不避讳谈及丈夫。丈夫是港大的师兄，农村出身，家境贫寒，结婚时所有的积蓄就是学校给的安家费。

郑雅君看到了丈夫的闪光之处：内心沉静，不浮躁，真诚实在。他不会为了论文指标而制造学术垃圾，虽然发文很慢。

2018年，李晓亮决定到兰州工作的时候，她完全无法理解丈夫的选择。直到因为疫情，她被迫留在兰州，接触到了很多西北师大的学生。郑雅君发现，普通人

郑雅君坐在清华师生中侃侃而谈的时候，5岁的儿子笨笨就在母亲身边爬来爬去，不时去抓她手里的话筒。小孩子忽然磕碰到了桌角，或许因为人多缘故，他忍了又忍没有哭出来，直到母亲把他抱在怀里，才渐渐平静下来。

郑雅君始终镇定自若，并没有因为儿子的磕碰有任何慌张的举动。

一个刚刚分流到计算机系的男生遭遇了生活秩序的崩溃，长时间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一门课都不想上。他问郑雅君，如何构建新秩序。

郑雅君引用了王国维名句作答：入乎其内，出乎其外。

她建议男生要保持穿梭感：“你不可能完全推翻制度而生活，肉身还要在其中生存，必须在制度里有位置，没必要和游戏规则硬碰硬。但要记住：游戏规则不是人生法则，没玩好也不是天塌了。彻底拆解规则，否定一切，会陷入虚无，失去动力。”

这份感悟源于郑雅君自身相似的心路历程。复旦本科5年里，她只知道刷题点，但也知道那不是学习的本质，只是找不到本质在哪儿。那5年带给她的是极其复杂的内心体验，那段生活一度举步维艰。

郑雅君新秩序的建立，靠的是自己有些“愣”的天性。大学临近毕业时，她得到了去香港中文大学做交换生的机

后，人生出路依旧面临先天劣势？

大约十年前，郑雅君先后访谈了18位清华学生、20位复旦学生，划分出两类优等生：一类是掌控型，自我主体性强，人生路径自主；另一类是养成型，也就是大众语境下的传统做题家。郑雅君便属于后者。生于紧挨祁连山的甘肃临泽县，边远地区出身的制约贯穿了她在复旦8年的求学时光。郑雅君研究的，其实一直是她自己。

1 “文化挣扎”

郑雅君还要研究寒门学子如何适应跨越鸿沟。很多研究把这种“挣扎”看作应当克服的障碍，但她发现这也是大学培养的重要契机——只有当“好学生脚本”被挑战、个体遇到挫折、陷入挣扎时，新的自我才会诞生。这才是教育应有的作用。

她说，真正的成长，是自己打破旧脚本、重建新叙事的过程。她的复旦8年，就是这样一种蜕变的过程。也正因此如此，她的母亲感慨：“女儿这大学上得值。”郑雅君的父亲在她11岁时因车祸不幸去世，在父亲离世后，她由母亲抚养长大。

在港大，郑雅君经历了另一种挣扎：读博期间她成为一个母亲。疫情让她的研究雪上加霜——机构封闭停运使她失去育儿支持，研究工作也时常陷入停滞。

郑雅君的投稿不算顺利，但她的博

2 在兰州

的生活也自有天地，这个世界很宽广。

同时她也发现，名利、符号资本、名校光环，在全世界都大同小异。美国名校里的人也会不停跳槽、出书，去更好的平台。游戏规则和国内并无二致。

如果一直抱着“复制光环”的人生脚本，她就会永远活在“人外有人”的焦虑里。郑雅君想明白了：“我为什么非要拼命地成为他们？为什么要在意别人的看法？大概在去年，我终于做出了属于自己的观点。我认定自己的选择就是最好的。”

甚至她觉得，有时候随便选也没什么大不了，就像当年她随便选择了社会学专业。这个专业刚好赋予她把自己作为研究对象的契机，让她研究自己的痛苦。如今来到西北师大，既然家在这里，既来之则安之，就它了。

复旦大学硕士生导师熊庆年是最早建议郑雅君回兰州的人。他的一席话也起了作用：“你要把自己的生活过好，不要在学术研究上寄托什么救世情结，把心态放轻盈一点；学术、工作、光环、地位、名利，当然也重要，但肯定没有家庭重要，把自己的日子过好就行。”

更重要的是，在兰州，她可以继续推进自己的核心议题。

过去十年她关心的是，寒门子弟考上名校、实现教育阶层流动后，救赎并没有到来，反而进入了更复杂的困境，面临更隐蔽的挑战。现在她有了新的转向，开始关心那些“没有赢”的人。大多数普通人只有短距离流动，甚至没有流动，教育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在高度筛选的教育系统里成长，对他们意味着什么？

3 “nobody”

会，然而这耽误了她毕业，只好延毕一年。读硕期间，导师熊庆年本来想让她把本科做的调研作为硕士课题，那样可以提前一年毕业。但她拒绝了，而是一心要做《金榜题名之后》的田野调查。这个调查工作特别耗费时间，她很长一段时间都不知道该写什么。研究过程很难，硬是做了3年，差点又没能按时毕业，最后的论文都是赶出来的。

所幸她坚持做下去了，才有了她的新“脚本”。

她的那股愣劲儿，在熊庆年眼里恰恰是一种可贵的学术品质。后来熊庆年告诉郑雅君的母亲，郑雅君是他带过的学生里非常少见的具备敏锐问题意识的人。

在西北师大另有优势，环境没那么“卷”，“非升即走”压力小，评职称基本不影响郑雅君的科研选择。她得以秉持长期主义做研究。

当然也有遗憾。在兰州，很少人提起《金榜题名之后》这本书，也无人邀请她去作讲座，去谈论类似的话题。在她做田野调查的县中，也没人知道郑雅君。她送书过去，介绍那是豆瓣年度图书，却没有得到期待中的回应。2025

时隔多年重回清华，这一议题依然没有褪色。活动现场，郑雅君的每句回应都是坚定的，给人铿锵有力的观感。但她也明白，只有在北上广，她才是那个“somebody”（知名人士）。等周日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的某场论坛结束，乘坐高铁回到甘肃，她就会秒变回无人瞩目的“nobody”（无名之辈）。

还好，她的研究主题一直没变，仍然是“文化挣扎”。

士论文答辩的结果特别好。她得到了答辩委员会的高度评价，位列港大前10%，还因此获得了30多万元港币的博士论文年度奖学金。这是校级高端资助项目，可以支持获奖博士生在本校外延长一年研修深造。

这时候她的考虑是，晚一年毕业也没关系，工作总会有的，于是在2024年她和丈夫李晓亮一同前往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以下简称宾大）社会学系访学。在宾大，《不平等的童年》作者、社会学家安妮特·拉鲁（Annette Lareau）很赏识郑雅君的研究工作，不仅写信作了认真的反馈，还专门在家中组织联谊活动，推动郑雅君和同行的交流。

一直以来，郑雅君的执念是，必须走顶尖学术路径，“像我这样的人，必须去更好的地方。其他选项都不存在。我必须不惜一切维护光环，因为那是我的身份认同、核心叙事”。读博后，她依然维持这套叙事，“发论文、做各种事，努力符合所有人对‘港大博士’的想象”。她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回到甘肃。

郑雅君重新开始了田野调查，她一头扎进了甘肃一所县级中学，至今已有近一年时间。

在那个县，没有什么产业，年轻人不上学就只能打工。教育几乎是改变命运的唯一路径。所以在那所高中，升学成绩很好。这正是郑雅君理想的田野调查场所。

在这所县级中学，她经常一待就是好几天，全程沉浸式参与学校生活。考虑到学生学业很忙，她只能偶尔去教室，因此她主要和老师聊。不过从上学期末开始，她渐渐融入了一个高中班级，班上学生跟她的隔阂渐少。今年她的重点是深入学生的生活，了解他们的成长状态。

西北师大是西北五省区优质师资的重要来源，毕业生大多会选择留在西部中小学任教。这让郑雅君觉得，在西北师大教书更有意义，能真正影响西部教育。她给本科生上“教育社会学”，课程里会隐藏一个核心导向——教他们从社会学视角看问题，思考未来如何关怀弱势群体，并关注农村学生的特殊需求。

郑雅君还给教育博士上课。他们大都是在读的教育工作者，包括中小学教师、学校领导，是整个基础教育体系中的关键节点。



郑雅君（右一）一家和导师白杰瑞（左二）西北师大供图

年，她拿着《金榜题名之后》去申报某个部级成果奖励，结果这本书连学校大门都没“走”出去。

其实，这也是郑雅君回甘肃之前预料到的情形。她很少在朋友圈“显摆”在外面获得的声名，毕竟“在一个组织里生存，做人低调一点总有好处”。

郑雅君说：“自己就是个普通老师，没什么特殊的。如果这本书没出版，我就是个普通人。后来出圈了，好像就变得‘高级’了，但那‘高级’本身是虚妄的。”

她的工作足够充实，并且还有另外的打算。她在和朋友做类似“一人公司”的教育咨询创业项目。她主要负责咨询，用她的研究洞见理解用户需求，朋友则负责产品落地和开发。

笨笨还小，郑雅君偶尔教他认字。兰州的幼小衔接补习班也很多，想“卷”也能“卷”起来。郑雅君当然知道，就算“卷”赢了也不是最重要的，“我自己走过这条路，很清楚结果”。但好胜心是刻在骨子里的，她需要使劲压制那种蠢蠢欲动的天性。

兰州有岁月静好的一面。就在这次来京的前一天早上，郑雅君临时决定给孩子请了一天假，带他去什川川梨园看梨花，因为再不去梨花就要谢了。

那天细雨纷纷，花瓣飘落在车上，“梨花带雨”有了具象。

秦耿：从海马研究到岛礁守护的科技报国路

■本报记者 许悦 通讯员 赵振鲁

“听国家的话，让做什么就做什么，总是没大错的。”父亲这句最朴实的教诲，秦耿一直记在心里。

这句话陪伴如今已是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研究员的他从孔孟之乡走向南海科研一线，从有些内向的学子蜕变为一名守护岛礁的青年科学家。

“我应该做什么样的科研”

“我应该做什么样的科研”，这是秦耿还是学生时便在思考的问题。

2009年，秦耿在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读研，跟随老师开展海洋生态学研究生，正式开启了科研实践之路。

研究生阶段，秦耿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海马的繁殖生物学与增殖技术。

海马是海龙科种小型鱼类的统称，身长5至30厘米，因头呈马头状而得名。“它有3个特殊之处，一是属于珍稀保护动物，二是名贵中药材，三是雌性育儿。因此，研究海马对于海洋保护、人民健康、生命演化都有重要意义。”秦耿说。

在导师林强的指导下，秦耿专注于破解海马养殖的繁育难题，满足市场对这一名贵中药材的消费需求，并通过人工养殖实现对海马的资源保护。

“这一阶段，我完成了基础的科研思维与技能训练，发表了学术论文，与企业合作实现了海马人工繁育与规模化养殖相应技术的突破，并开始接触一系列国际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工作。”回顾研究生期间的科研工作，秦耿自我评价道，这一阶段“略显琐碎”“没有取得引人注目的学术成果”。

2016年7月，秦耿博士毕业后留所工作。当时，团队与研究所整体向岛礁生态大方向转型，秦耿的研究重心也从“海马养殖”转向了“岛礁生物资源认知与保护”。

这次转向于秦耿而言“有水到渠成的感觉”。“这应该得益于我本科的生态学背景、研究生阶段的相关训练，加之个人兴趣契合。”

他将海马保护领域积累的经验带入更宏观的珊瑚礁生态系统，研究范围扩展到与珊瑚共生共荣的珊瑚蟹、塑造礁盘结构的鹦嘴鱼等重要类群。他作为团队核心成员先后获得2022年度海洋科学技术奖一等奖和2023年度广东省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同时，他因在海马保护领域的长期积累，于2024年加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海龙科鱼类濒危物种存续委员会，在国际舞台贡献中国科学家的智慧。

“我应该做什么样的科研？”“海洋”与“南海”是我脑海中的两个关键词。海洋是我毕生从事的研究领域，是我基础科研的专业立身之本；而南海是我所有科研工作的主战场，是我使命所在、价值所系。这份清晰的认知，也成为我调整研究方向、选择科研道路、坚守科考一线的内在动力。”秦耿说。

基于前期在南海岛礁的研究积累，2025年，秦耿作为核心骨干，历时9个月深度参与了中国科学院新的相关重点部署项目群的设计与论证。这一经历也让他角色再次发生转变——从以往科研任务的执行者，成长为国家重大科研任务的谋划与组织者之一，未来将与全国十几家单位的数百名科研骨干协同攻关。

“想到和得到的中间，还有两个字‘做到’！”电视剧《士兵突击》中的台词让他感同身受，也让他对未来充满期待。

寻找选题是科研工作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秦耿坦言，相比于在室内做实验和数据分析，他更热爱科考一线与实地调研，也更能从中寻找科学问题，取得突破。

研究生阶段，导师黄良民在实验

室会议上要求，所有学生都必须参加南海科学考察航次，“只有到大海上去感受海洋，才能真正体验到海洋的广阔和深厚”。这条“先下海，再研究”的准则，将秦耿从书本直接推向了科研一线。

工作后，秦耿也一直奋斗在南海科研一线。

2018年，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牵头承担国家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中沙群岛综合科学考察”项目。秦耿以项目联系人的身份参与了这个为期4年的任务，并先后3次带队出海调查。

2019年，秦耿随船首次抵达黄岩岛海域。当望见礁盘上巍然矗立的风暴石的一刻，一种跨越时空的情感击中了秦耿。他仿佛在与1976年首批近礁考察的研究所前辈们隔空对话。

“那种守护海洋国土的自豪与兴奋油然而生，这份情感也坚定了我深耕岛礁科研的信念。”秦耿说。

2020年，秦耿潜入中沙大环礁水下，目睹了大规模爆发的长棘海星吞噬珊瑚的现象。他和团队第一时间评估、上报，为国家相关部门开展珊瑚礁保护与灾害防治提供了关键的一手信息。“这份切实为生态保护工作出力的成就感，让我倍感欣慰。”

2024年，《黄岩岛海域生态环境状况调查评估报告》对外发布。秦耿充满了自豪。“因为我参与了前期航次的调查、样品的采集、数据的分析，以及字斟句酌的报告编制工作。这一刻起，我将自己的科研使命与南海岛礁画上了等号。”

2025年，秦耿又登上南海多个岛礁开展系统考察。其间，他与驻岛生物共同发现了“南沙人工岛礁海龟自然产卵”“消失数十年的美人鱼儒艮再现永暑岛”等生态现象。

“它们是在我国持之以恒的努力下，南海岛礁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有力证明，也为我们未来开展南海岛礁生态保护与开发利用提供了新视角。”秦耿说。

科研必须与时代同频共振

从海马研究到岛礁守护，秦耿一直践行着父亲“听国家的话，让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教导。

还是研究生时，秦耿在礼堂里聆听了一场中国科学院院士仲礼关于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报告。“院士所传递的学术视野、使命担当与家国情怀，让我对‘科研为何’这个问题有了真切的理解。”秦耿回忆道，“我感受到科学家走出实验室迸发的强大力量，也更加坚信科研必须与时代、国家同频共振。”

基于前期在南海岛礁的研究积累，2025年，秦耿作为核心骨干，历时9个月深度参与了中国科学院新的相关重点部署项目群的设计与论证。这一经历也让他角色再次发生转变——从以往科研任务的执行者，成长为国家重大科研任务的谋划与组织者之一，未来将与全国十几家单位的数百名科研骨干协同攻关。

“想到和得到的中间，还有两个字‘做到’！”电视剧《士兵突击》中的台词让他感同身受，也让他对未来充满期待。



秦耿在实验室进行科研工作



2019年12月，秦耿开展珊瑚礁生态科学考察。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供图

看“圈”

栏目主持：雨田

周仲荣
任澳门理工大学校长

近日，《澳门特别行政区公报》刊登社会文化司司长批示，委任西南交通大学副校长、机械工程学教授周仲荣自2026年6月1日起担任澳门理工大学校长，任期两年。这是该校自2022年更名后首次更换校长。

周仲荣自1997年起历任西南交通大学摩擦学研究所所长、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机械工程学院院长、校长助理、研究生院院长、副校长等职。

周仲荣主要从事摩擦学研究，目前还担任国际摩擦学理事会副主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并担任多个全国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

魏芳
获美国油脂化学家协会达顿奖

日前，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研究员魏芳荣获2026年度美国油脂化学家协会达顿奖。该奖是全球油脂分析化学领域的最高荣誉之一，每年仅授予一位在油脂分析技术及方法学方面有突出贡献的学者，迄今全球仅有30人获此奖项，魏芳是首位获此荣誉的中国学者。

魏芳长期围绕油料脂质组高效分析方法开展研究，为我国油料品质改良、营养导向加工及质量安全控制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撑，为“产好油、吃好油”奠定了科学基础。